

“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名师对话系列

“中华诵·经典素读教程”之教师参考用书

教育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课题实验读本

经典即人生 文字是修正灵魂的良药

(附 3DVD)

陈 琴 华一欣 著

中华书局

出版说明

本书是在广大关心、研究和推广陈琴经典素读教学法的教研员、校长、教师和家长的强烈关注下出版的,是相关教研人员和编辑人员深入课堂调研和收集大量陈琴经典素读教学资料后,经作者汇总、梳理、编撰而成的一部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与视频互动的教研成果集。

本书共由四部分组成:导读、正文、附录和光盘。

导读由陈琴与华一欣就大家关心的九个问题问答组成,主要介绍了经典素读教学法的由来、概念、教学实践、教学师资、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和经验心得。

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第二章以陈琴的教研论文和教学札记为主,比较全面地阐述了经典素读教学法的理论,比较翔实地记录了经典素读教学的实践;第三章、第四章以介绍陈琴作为经典素读教学法的提出者和推广者的人文素养、教育思想为主,向我们展示了陈琴良好的教学素质和高远的教育理想的形成过程。

导读和正文内容有重复的地方,我们没有进行删改,这样做,一是为了照顾导读的系统性和浑整性,二是考虑导读是正文的提示和引导,正文是导读的拓展和深入。这点应当交待清楚。

附录收录了同行、媒体人对经典素读教学和陈琴的关注文章,从侧面反映了经典素读教学法在当今教育界尤其是小语界的强烈反响。

光盘收录了陈琴的晨读课、语文课、公开课及亲子诵读活动的实录视频资料,同时还收录了学生、家长及同行对经典素读教学的调研视频资料,是研究和学习陈琴经典素读教学法的第一手资料。

作为一部内涵丰富的教研成果集,它既是“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名师对

话系列中的一种,又是教育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课题的子课题“中华诵·经典素读教学法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更是“中华诵·经典素读教程”的配套教师参考用书。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满足广大教师和家长对经典素读教学法的理论和实践深入了解的渴求,特别是对众多中小学校开展经典诵读能起到推动、借鉴和完善的作用,同时,能进一步推动教育部“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研究”课题深入研究,推动母语教学的进一步改革,为教育部、国家语委和中央文明办联合主办的“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的深入开展提供第一手的教学教研资料,对新时代下如何更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起到探索的作用。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1年9月

序一

迈向人生大道

近日,一直高度紧张地工作着,可是,依然没有阻挡我阅读《经典即人生:文字是修正灵魂的良药》书稿的欲望。这些年来,像这样值得品读、珍藏的教师著作已经“几希矣”。因为它的智慧“磁性”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它会让人们从中品“文”味,去困惑,悟人生。

一、品“文”味

仅看书名,就会让你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语文教师写的教学方面的文章荟萃,而是有着很高文化品位的上乘之作。不过,这只是第一印象,如果深入阅读,就会让你感到处处充满着“文”味。这里的文字,不是平面式的叙说,更不是有意的雕琢,而是用真情与文化构筑成一个特别的文化长廊,让你从一入门就感到文味悠长,愈是走进里面,愈是有一种曲径通幽、美不胜收的感觉。没有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如此的智慧文字。所以,读这本书的时候,让你感到,增长的不只是知识,还有智慧。知识与智慧不在一个层面上,没有智慧的知识,是死的,是不能助长人的生命灵性成长的。

陈琴老师对于经典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这也许与其儿时的家庭熏染有关,因为经典环境成就经典人生。可贵的是,这种经典情结,随着其生命的进程,非但没有消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她爱上了经典,爱得如痴如醉;她走进了经典,走得入乎其中。经典文化中,不但摇曳着智慧的光华,也流泻着思想的要义。所以,在书中时时有智慧之星闪烁,处处有思想火花跳跃。让你尽情地享受它的美丽馈赠,并让自己的生命里也有智慧与思想的光华。

二、去困惑

关于儿童经典诵读,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人们经常遇到的一个困惑是,孩子小小年龄,经典如此深奥,诵读起来一定是苦不堪言。可是,看看陈琴的学生,六年下来,竟然背诵十多万字的经典,而且背起来笑语欢声,乐不可支。

陈琴有何高招绝技呢?

素读与吟唱。

儿童时期是背诵的黄金时段,其记忆有一个特点,就是记得快,忘得慢。而且,那些大人望而生畏的经典,儿童却觉得与学习 $1+1=2$ 没什么两样。因为他们不是理解记忆,而是“素读”记忆。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后,两年多的时间,结果就会了一个国家的语言。他们学得一点儿也不累,觉得一点儿也不难;而对于大人来说,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则犹如“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样难啊! 所以,那些让儿童理解再记忆的方法,非但会让孩子学起来感到困难之至,而且也会让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以至对学习经典产生畏惧与抵触心理。陈琴是深得儿童学习经典之妙道者,她几乎不给孩子讲那些深奥的道理,只是让他们背诵。当孩子背诵了一些经典之后,就会在他们心里生成一种特别的自信心,从而支撑他们更加乐于去背诵更多的经典。

儿童学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有情趣。陈琴的吟唱教学法,让学生走进了兴趣盎然的境地。

其实,我们的古人不是像现在这样读经典的,而是抑扬顿挫地吟唱经典的。《诗经》305篇,都是孔子从当时的乐师及民间歌唱者那里搜集整理而成的。他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显然,这些诗都是有固定的乐章、乐谱和音律的。而且,吟唱起来有节奏感,有韵律,有美感,会让背诵变得轻松而快乐。孩子们为什么在吟唱的时候背诵得特别快呢? 因为任何的高效都需要快乐情感的支撑,舍之,则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效。为什么有一个成语叫“乐此不疲”? 因为快乐时候的学习不但是高效的,也是快乐的。

陈琴的素读与吟唱,则带领孩子们走进了乐此不疲的境界。于是,背诵经典,就成了孩子们的最爱,就有了吟唱时那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特殊景观。

而这本书,则让读者不再困惑,从而让孩子与自己走进乐学与易学的世界里。

三、悟人生

与陈琴老师结识几年来,平时虽然少有电话,可是,我们却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者。我觉得,她不但流淌着经典文化之血,也有着对生命的独特感悟。

如果有人说陈琴老师是一位经典吟唱方面的专家,我虽然赞同,可是,我还要补充说明,她更是一个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传道者。她的善良与爱心,出自于本性,经由生命的磨砺,更加深厚与永久。她深深地爱着她的学生,如果不是为了让这些孩子更好的成长,她就不会如此“消得人憔悴”地在吟唱经典上“上下而求索”。她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而让生命在平面上滑移,还是螺旋式上升,以至产生一次又一次的生命飞跃,那绝对不是一个层次上的生命价值。她付出了很多很多,不过,她也收获了很多很多。而这个收获,除了她本人的生命提升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她所教的孩子奠定了走向辉煌生命前程的经典之基。她的人生价值,不是单纯地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而是在自己生命一次又一次成长的时候,也照亮了一批又一批孩子的心灵,让他们从小就有了超越一般孩子的智慧与善良。

生命中有一个看不见的规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陈琴老师看来,小时候为孩子们播下经典文化的种子,在他们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就必然会逐渐地生根、发芽,并破土而出,最终开花结果。经典文化一旦与人生经历联系起来,就会支撑我们迈向人生大道。

如果说陈琴老师在自己发展的时候,也在为她所教的孩子生命起程的话,这本书的问世,则会让更多的读者重新步入美好人生的旅途。不仅仅让更多的教师,也会让更多的家长,以至让更多其他行业的人,吟唱经典,从而也让他们的生命绽放更加绚丽的色彩。

祝贺这本书的出版!我想,我会推荐给更多的人去阅读,进而也让他们走向人生更高的境界的。

中国孔子基金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会长 陶继新

2011年11月9日于济南

序二

谁才是天下第一？

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有多少种教学模式、教学法？恐怕谁也数不清。可是我们的教育成果如何？这个恐怕谁都很清楚。

这是为什么？

满天飞的教学法，基本上都是从欧美移植过来的。用西方的教学法教西方文化，可能还行；教我们中国的孩子学中国的文化，合适吗？为什么没有人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教学方法呢？

中国古代的教育太落后？太腐朽？

这真是奇哉怪也。如果我们古代的教育不成功，又怎能培育出无数的仁人志士、才子文人，撑起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只要几代教育失败，这个民族立刻就土崩瓦解了。

说古代的教学方法不适合现代教育，好像是个不错的理由，但是请问：古代的教学方法是怎样的，您知道吗？您知道我们古代的教育，从来是一一对一的吗？我们中国的儿童，三千年来一直享受博士生待遇吗？您知道我们古代的老师上课是吟诵的吗？我们中国的儿童，一直是在音乐的感动中学习经典的吗？您知道我们古代的儿童，六岁时普遍可以达到三千字的识字量吗？您知道我们古代文人的记诵量是现在大学生的万倍以上吗？您说那是死记硬背，没有想象力和创造性，那我问您，您觉得是现在的中国人创造力强，还是古代的中国人创造力强？中国现在有大师吗？究竟是谁在培养有想象力、创造力、健康、充满爱心、高雅、纯洁的人才？

中国古代的教育，才是天下第一！

有人说，不要逼儿童早识字，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我赞成教育规律，反对扭

曲儿童。为什么早识字就是摧残儿童呢？因为识字是使用理性的，儿童理性发育未成。为什么识字是使用理性的呢？因为字是拼音的！明白了吗？这是外国人的理论！中国的汉字是象形文字，恰恰是使用感性的！我刚刚得到的一份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他们花了很多年研究儿童学习的脑神经规律，得出的结论中有一条：学习汉语主要用右脑，学习英语主要用左脑。按照西方的理论，中国的儿童恰恰要早识字，必须趁感性好的时候赶紧学习。所以中国的儿童早识字，早看书，热爱学习，热爱文化。为什么中国的文明那么发达？而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始终全面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我们真应该怀着深深的敬意感谢我们的祖先！

不去了解，盲听盲从，不是科学的态度。

到哪里去了解古代的教学方法呢？的确，这方面的研究太少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学界有人在研究，也在整理文献资料。吟诵学会组织采录老先生的吟诵调，也积攒了很多资料。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学校有人正在做！有人正在尝试借鉴古代的教学方法，进行现代的教育，这些活生生的案例，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

陈琴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去年她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带一年级的学生，我曾邀请她带着学生到武汉演出。于是，我在一辆大巴车上第一次见到了这批幸运儿。您猜当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集体吟诵《滕王阁序》！六岁的儿童啊，才上学半年啊，半年前一半的孩子还一个字不认识呢，半年以后他们已经熟背了一万多字的经典！我曾把陈老师的上课录像放给我的研究生们看，看完后，他们全趴在桌子上——没脸见这批六岁的小弟弟小妹妹。

您也许猜测：做陈老师的学生很痛苦吧？被逼着背那么多东西。所以您一定要看看陈老师上课的录像，不是看陈老师，而是看她的学生，看那些孩子的脸和他们的神态动作。孩子们上课时的状态，就像我们在看世界杯！一副跃跃欲试、直欲冲上讲台的样子，每个人都张牙舞爪、兴高采烈！这样的学习，不可能不好。这样学习的孩子，不可能不成为一个好人。

陈老师是怎么做到的？

她的秘诀，一个叫素读，一个叫吟诵。

还有很多，需要您自己去看，去体会。

如果每个孩子都像陈老师的学生，这个国家，就叫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我们失去的已经太多，找回来真难。
幸而还有人在做。幸而还有很多人，像您一样，准备去做。
做吧，为了民族，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去做吧！

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 徐健顺

2011年11月7日

引子

厉响思清远

依稀记得最开始读陶渊明的诗大概是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外婆常带着我到她的庵堂外，背着竹篓子，沿着山径，在光斑点点的树林间穿梭。她时常念出几句诗，要我跟着念。她的浓浓的方言，还杂着那一带山民惯有的语调，我虽然觉得古怪，却并不反感。那种歌调是我在山民的喜丧仪式上听过的。幼小的我，有一个顽固的执见，诗歌就是像哭丧哭嫁人那样吟唱的。

日暮时分，山溪道上，曾经留下了外婆的歌吟——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裴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年少无知的我，从未曾体味过外婆的艰辛。她告诉我，这首诗是一个叫陶渊明的人写的，是一组诗中的第四首，组诗叫《饮酒二十首》。我并不完全懂得外婆在吟诵什么，却对外婆说：“诗中并没有出现一个酒字啊，倒是有一只鸟。”外婆眉开眼笑，说：“你能知道是在说一只鸟，已经很难得了。”

苦难本该令人过早感知一些沉重，但是，环境的单纯却会淡化苦难的阴影。也许，正是外婆的溺爱，使我自小就养成不愿感知沉重的个性，缺少担当的勇气。那

时，并不知道外婆就是那只失群独飞的鸟，遗世独立，苦度岁月。一个弱女子，被外力夺走至亲，连一个栖身之所也没有，在深山老林里借得一所茅屋，了却残生。满腹诗书的她，一双小脚跋涉在荆棘丛林里，还开垦出几块山地，种菜种麻，自养自给。

成年后的我，一直奇怪外婆为什么不叫我好好用功学习，她的房间里有许多那时少见的书本。直到后来，我读的书稍多，才明白她的绝望。她那时大概是认定了读书也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好的命运吧。人生最大悲哀，莫过于丧失了最根本的信念。她是宁愿教我择菜洗药的劳作，也不想花心思教我读那些竖在她的红木柜子里的文字了。而她自己，却总是在不经意处就捧起了书本，偶尔，也会在兴之所至时，让我跟她识字读诗。

宽松的情怀，满足了我畏惧困难的惰性，也让我有很多闲暇的时光。山林里没有伙伴，没有邻居，我有时一整天也不说一句话。于是，我便爱上了山前山后的草草木木。春天，群山遍绿，虫鸣鸟唱，我会在山茶的花芯里插一个细长的狗尾草管子，吸取一朵朵茶花里的甜味，满嘴的芳香。清明之后，跟着外婆去采山竹笋，青绿的笋叶，斑驳的笋叶，剥下后就是嫩白或碧绿的笋子。外婆会将笋子漂水后晒干。有的晒一两个日头，就洒上盐放进坛子里腌着，到冬天再吃；有的要晒成枯干的草根子样，一把把捆起来，挂在屋檐下，用辣椒炒着吃。精通药理的外婆是附近山民的义务医师。遇到穷人家来要一副草药，外婆也会送一些干菜给他们，来的人自然是欢欢喜喜地下山去。

春夏之际，草木欣欣，也是外婆最忙的时节。她常说：“春夏是养气之时，草木浆液最甘之际。”她总是一把镰刀一把镐，背上一个大竹筐，天刚亮就出门，正午时回来。她把各种杂草或树根倒出来，教我辨认哪是算盘子，哪是当归头，哪是车前草，哪是何首乌。有一次，外婆拿出一把决明子，随声念叨：“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着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她要我跟着念，我是有口无心，总念错字。这时，她会不厌其烦地把书本找来，让我对着字跟她念。而我却并没有用心记，一心等着她把筐底下埋着的各种野果子拿出来。我尤其爱那茶树果，清甜无比。当然，最喜欢外婆让我把她采的草药放进山溪里漂洗，那是对我的奖赏。我喜欢在夏天的正午，双手浸在清凉的泉水里，最好是赤脚下水，踩在光滑的鹅卵石上，无比的快乐。因为

我小时候身体极差，凡是冷手的东西，外婆绝不允许我去碰。这样快乐的时光也是极少的。庵堂外有一湾清泉，三四十见方，冬暖夏凉，清凉的山水，形状各异的鹅卵石，自由摇曳的小鱼，有时也有青蛙静伏在大黑石上。也许是儿童特有的顽皮，越是不让碰的东西就越要设法去探究一番。夏天时，我总是乘外婆不注意，掬一捧水往脸上泼，有时渴了还会趴下，身子贴在池边的草丛上，整个脸埋入水中，狂喝几口，小心地抬头看看在门前等我的外婆是否发现了我。

年岁日长后，外婆跟我“依约山林坐夕阳”时所讲的内容，都不再是牛郎织女或田螺姑娘之类的故事了。山风吹过，落叶飒飒，浮云片片，宿鸟双双。树桩上，我依偎在一身麻衣的外婆怀里，听她讲“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的典故；听她一句句、一声声地吟诵“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诗文。看她凝视群峰，满目凄惶，如歌如泣地低吟——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陈琴写于2008年6月13日，时窗外暴雨如泼，整个校园此刻只剩下我一人独坐，不知为什么，忧伤袭来，仿佛听到一个声音穿越雨帘，在天地间回荡，睁眼望去，无限的惆怅，知道南山并不悠然……这种莫名的孤独和悲伤总是追魂一样对我穷追不舍，难以终了。

经典即人生:文字是修正灵魂的良药

导读

经典素读问答录

一问：经典素读的缘起

【华一欣】 经过多年的推广，现在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知晓“素读”这个概念，大家一提起“素读”，好像等同于陈琴，都说您是经典素读教学法的发明者，您是怎么看的？

【陈 琴】 在 2005 年之前，媒体对于经典素读的报道是很少的，而且在网上查“经典素读”这个词也非常少，但在 2007 年之后经典素读在网上铺天盖地地卷来，很多人就说，经典素读法是陈琴创造的教学方法，其实不是，经典素读不是我创造的，经典素读是日本人对我们中国古代私塾的教学方法的概括。

【华一欣】 那您能简单明了地解释一下什么是“素读”吗？

【陈 琴】 “素读”是日本人最早提的。日本人把我们古代私塾的授课方式定义为“素读”。“素读”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即中国的经史子集。“‘素读’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只是纯粹地读。”“素读”可以理解为记诵，是将所读的内容作永久的、终生的记忆，是一个人素养能量的原始积累。它跟一般的阅读积累不一样：“素读”积累更以背诵为目的，是为了获得种子之功。

【华一欣】 看来您对经典素读的发明权是不敢占为己有的，但是，还有一种观念，好像认为您的经典素读教学法就等同于经典吟诵，这个您又是怎么看的？

【陈 琴】 我对自己的认识还是比较清楚的，不仅不敢占为己有，而且我不过

是素读教学法的一个提倡者和践行者而已，对于经典吟诵，我非常喜欢，也在教学中极力推广，吟诵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经典素读教学法是有自己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经典吟诵只是经典素读教学法中的一种手段，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华一欣】 作为一名都市中的重点学校的语文老师，现在很多老师都一心扑在语文教材的教学上，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与“素读”结缘的？

【陈 琴】 199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小学教一年级，好不容易来了个大学生给小学生上课，大家都带着期望来听我的课。但在大学我读的是纯文学课程，根本不知道教书。第一次有人来听课，校长带着很多老师进来，40分钟的课我15分钟就讲完了，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带着孩子们从第一课一直读到第十课，可想而知那节课上得是一塌糊涂。

每次有人听课时，我的课虽然是事先准备过的，但是一上公开课，我老是忘记前面或者后面，很乱，每一次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在课堂上的语言很啰唆，老是怕学生不懂。每一次评课的老师否定的多，肯定的极少，但是否定的评课老师每个人说出来的标准又不一样，就让我无所适从——到底怎样的课才叫好课？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逃离这个课堂，想去考研究生，想跳槽，一直到1993年，我对教学很失望，自觉没有能力胜任，管班也管不好。

同时，我觉得语文教学的效率很低，加上那时候读了好多对语文教育批判的文章，尤其像王丽老师写的那本《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对我触动很大，触动我去思考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孩子被陷在这个题海里面出不来，最可怕的是耗尽了心力。六年甚至十二年里面，孩子、家长、教研员和老师四方的力量解决不了那本薄薄的语文课本。我刚刚参加工作时也感慨，日复一日在上那本只有三十来课的语文课本，含量非常少，语文应该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开始思考，到底我们的孩子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化素养？在我看来，语文给孩子的不仅仅是认识字，它更多的是关乎一个人一生的文化素养。

机缘就在这个时候悄然来临了。

1993年，我们二年级的班上来了一个日本孩子，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他爸爸在北京工作，妈妈是广东人，因为我爱带孩子们读书，所以就送到我们班了。他从